四庫全書

子部

張子抄釋卷四

明　呂柟　撰

理窟學大原第七

學者且須觀禮葢禮者滋養人德性又使人有常業守得定又可學便可行又可集得義養浩然之氣須是集義集義然後可以得浩然之氣嚴正剛大必須得禮上下達集義者克己也　釋此亦內外交養之功

書多閱而好忘者只為理未精耳理精則須記了無去處也仲尼一以貫之蓋只着一義理都貫却學者但養心識明靜自然可見死生存亡皆知所從來胸中瑩然無疑止此理爾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蓋略言之死之事只生是也更無別理釋必心常存省後理自然精既常存省何不知之有

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為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為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釋業從德出

為學須是要進有以異於人若無以異於人則是鄉人雖貴為公卿若所為無以異於人未免為鄉人富貴之得不得天也至于道德則在已求之而無不得者也釋與俗人同者只是未居廣居

戲謔直是大無益出於無敬心戲謔不已不惟害事志亦為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善戲謔之事雖不為無傷釋只不虐便是和而不流

聖人於文章不講而學蓋講者有可否之疑須問辨而

後明學者有所不知問而知之則可否自決不待講論如孔子之盛德惟官名禮文有所未知故其問老子郯子既知則遂行而更不須講釋仲尼亦只是明得快耳

忠信所以進德者何也閑邪則誠自存誠自存斯為忠信也如何是閑邪非禮而勿視聽言動邪斯閑矣釋只此四勿甚易甚難

學者不可謂少年自緩便是四十五十二程從十四歲時便鋭然欲學聖人今盡及四十未能及顔閔之徒大

程可如顏子然恐未如顏子之無我釋至此則橫渠之學亦思欲化矣

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釋此便是慎獨工夫

古者惟國家則有有司士庶人皆子弟執事又古人於提孩時已教之禮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很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釋教子弟者當誨之於豫

憂道則凡為貧者皆道憂貧則凡為道者皆貧釋此即孟子所

引陽虎之言人可以不憂道乎

氣質猶人言性氣氣有剛柔緩速清濁之氣也質才也氣質是一物若草木之生亦可言氣質惟其能克己則為能變化却習俗之氣惟制得習俗之氣所以養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者集義猶言積善也義須是常集勿使有息故能生浩然道德之氣其舊多使氣後來殊減更期一年庶幾無之如太和中容萬物任其自然釋此便是能内自訟何氣質不可化

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性成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爾釋此為中人以下發然亦警在上者也

學得周禮他日有為却做得些實事以其且求必復田制只得一邑用法若許試其所學則周禮田中之制皆可舉行使民相趨如骨肉上之人保之如赤子謀人如己謀衆如家則民自信釋治體便是如此謀為故周禮一書皆周公仁智之心

孔子謂柴也愚參也魯亦是不得已須當語之如正甫之隨眪之多疑須當告使知其病則病上偏治莊子謂牧羊者止鞭其後人亦有不須驅策處則治其所不足某只是太直無隱已甚人有不善即面舉之釋只如此便是成己成物太直即誠也

天下之富貴假外者皆有窮已蓋人欲無饜而外物有限惟道義則無爵而貴取之無窮矣釋人之道義與天地同大故貴而尊

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

後如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釋纔自強處便是自退

其與人論學二三十年所恨不能到人有得是人人各自體認至如明道行狀後語亦甚鋪陳若人體認儘可以發明道理若不體認亦是一場閒言長語釋凡言能體認不貴多

今人爲學如登山麓方其迤邐之時莫不闊步大走及到峭峻之處便止須是要剛决果敢以進釋過峭峻處方是登山始

可小天下也

學之不勤者正猶七年之病不蓄三年之艾今之於學加工數年自是享之無窮人多是恥於問人假使今日問於人明日勝於人有何不可如是則孔子問於老聃萇弘郯子賓牟賈有甚不得聚天下衆人之善者是聖人也豈有得其一端而便勝於聖人也釋只肯問便是入聖人心且寧守之其發明却是末事只常體義理不須思更無足疑天下有事其何思何慮自來只以多思為害今

且寧守之以攻其惡也處得安且久自然文章出解義明寧者無事也只要行其所無事（釋多思者雜思也便是心不存學不進）

心靜時常少亂時常多其靜時即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容處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如失者只為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畧（釋存其大者是寧心要法）

人言必善聽乃能取益知德斯知言（釋善聽雖聞異言亦有益）

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能慮則小也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釋小大只爭生熟靜而能慮恐亦不小

學不長者無他術惟是與朋友講治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即是養心之術也苟以前言為無益自謂不能明辨是非則是不能居仁由義自棄者也決矣

人當平物我合內外如是以身鑒物便偏見以天理中

鑒則人與己皆見猶持鏡在此但可鑒彼於己莫能見也以鏡居中則盡照只為天理常在身與物均見則自不私己亦是一物人常脫去己身則自明然身與心常相隨不奈何有此身假以接物則舉措須要是今見人意我固必以為當絕於己乃不能絕即是私己是以大人正己而物正須待自己者皆是著見於人物自是而正以誠而明者既實而行之明也明則民斯信矣己未正而正人便是有意我固必鑒己與物皆見則自然心

洪而公平意我固必只為有身便有此至如恐懼憂患忿懥好樂亦只是為其身慮亦欲忘其身賊害而不顧只是要公平不私於已無適無莫義之與比也釋孔子絶四以無意為始無我為終最好玩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令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至如不欲犬之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

其不升堂不可得也（釋溺愛者溺害也）

教之而不受雖强告之無益譬之以水投石必不納也今夫石田雖水潤沃其乾可立待者以其不納故也出莊子言內無受者不入外無主者不出（釋自幼能聽道說便成賢哲初虛故也）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中心苟有所開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看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

進也（釋朋友功夫於身最多所以學者貴先擇友）在可疑而不疑者不學學則須疑譬之行道將之南山須問道路之出自若安坐則何嘗有疑（釋疑只似經歷一般）學者只是於義理中求譬如農夫是穮是蓘雖有饑饉必有豐年蓋求之則須有得（釋道不得患在人不肯為耳）道理須從義理生集義又須是博文博文則利用又集義則自是經典已除去了多少掛意精其義直至于入神義則一種是義只是尤精雖曰義然有意必固我便

是緊礙動輙不可須是無倚百種病痛除盡下頭有一不犯手勢自然道理如此是快活方真是義也釋到不犯手便是義精且熟也

凡所當為一事意不過則推類如此善也一事意得過以為且休則百事廢其病常在謂之病者為其不虛心也又病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為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在官長為宰相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狗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為病根不

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要事事消了病則常勝故要克己釋病處看破就除去正猶去疾一般方是好人大抵人能弘道舉一字無不透徹如義者謂合宜也以合宜推之仁禮信皆合宜之事惟智則最處先不智則不知則安能為故要知及之仁能守之仁道至大但隨人所取如何學者之仁如此更進則又至聖人之仁皆可言仁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猶可謂之仁又如不穿窬己為義精入神亦是義只在人所弘釋惟道無盡愈近愈遠愈求愈

失

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為盈約而為泰亡而為有以未知為已知未學為已學人之有恥於就問便謂我好勝於人只是病在不知求是為心故學者當無我釋志小氣輕相成

聖人無隱者也聖人天也天隱乎及有得處便若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但通得處則到只恐深厚人有所不能見處以顏子觀孔子猶有看不盡處所謂顯諸仁藏

諸用若不謂以用藏之但人不能見也虛則事物皆在其中身亦物也治身以道與治物以道同是治物也然治身當在先然後物乃從由此便有親疎遠近先後之次入禮義處（釋至貫道後只一理）

理窟自道第八

某學来三十年自来作文字說義理無限其有是者皆只是億則屢中譬之穿窬之盜將竊取室中之物而未知物之所藏處或探知於外人或隔牆聽人之言終不

能自到說得皆未足實觀古人之書如探知於外人聞朋友之論如聞隔牆之言皆未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家室之好比歲方似入至其中知其中是美是善不肯復出天下之議論莫能易此譬如既鑿一穴已有見又若既至其中却無燭未能盡室中之有須索移動方有所見言移動者謂逐事要思譬之昏者觀一物必貯目於一不如明者舉目皆見此某不敢自欺亦不敢自謙所言皆實事學者又譬之如有物而不肯捨去者

有之以為難入不濟事而去者有之釋曲盡苦學之功可謂思則得之行有餘力真非自誣也

祭祀用分至四時正祭也其禮特牲行三獻之禮朔望用一獻之禮取時之新物因薦以是日無食味也元日用一獻之禮喪自齊衰以下不可廢祭釋此禮亦可謂酌中但元日行三獻禮用特牲餘四祭從俗節亦可

其向時護說以為已成今觀之全未也然而得一門庭知聖人可以學而至更自期一年如何今且專以聖人

之言為學閒書未用閱閱閒書者蓋不知學之不足釋知而好好而且樂矣其勇于

思慮要簡省煩則所存都昏惑中夜因思慮不寐則驚魘不安某近來雖終夕不寐亦能安靜却求不寐此其驗也釋要不寐安靜只有除去一箇利名心又思亦不論繁簡只論邪正若將正思換了邪思便安靜雖不寐亦好故曰終夜不寢以思

家中有孔子真嘗欲置於左右對而坐又不可焚香又不可拜而瞻禮皆不可無以為容思之不若卷而藏之

尊其道若召伯之甘棠始也勿伐及教益明於南國則至於不敢拜釋此解拜字與詩注異又曰拜聖真近於頊顓若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亦自驚惕故曰見堯於牆

近作十詩信知不濟事然不敢決道不濟事若孔子於石門是信其不可為然且為之者何也仁術也如周禮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豈不知無益於救但不可坐視其薄蝕而不救意不安也釋日月明知不能救而且救況於民乎宜孔子不已也

凡忌日必告廟為設諸位不可獨享故迎出廟設於他

次旣出則當告諸位雖尊者之忌亦迎出此雖無古可以意推薦用酒食不焚楮幣其子孫食素釋忌有憂意不可及諸位

今衣服以朝燕齋祭四等分之朝則朝服也燕則尋常衣服也齋則深衣祭則細帛道衣寬袖須是教不可便用釋公服三燕服止一故能常敬且慎

某旣閒居橫渠說此義理自有橫渠未嘗如此如此他又非會衆教化之所或有賢者經過若此則似繫着在此某雖欲去此自是未有一道理去得如諸葛孔明在

南陽便逢先主相召入蜀居了許多時日作得許多功業又如周家發迹於邠遷於岐遷於鎬春積漸向冬漢積漸入秦皆是氣使之然大凡能發見即是氣至若仲尼在洙泗之間修仁義興教化歷後千有餘年用之不已今倡此道不知如何自来元不曾有人説着如揚雄王通又皆不見韓愈又只尚閒言詞今則此道亦有興聞者其已乎其有過乎釋子厚發此可謂真知的見者矣嘗其趣信非揚韓諸儒所能道也

甚始持朞喪恐人非笑已亦自若羞恥自後雖大功小功亦服之人亦以為熟已亦熟之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亦不卹惟義所在釋此便是真知孟子所謂夭壽不貳者也

甚平生於公勇於私怯於公道有義真是無所懼大凡事不惟於法有不得更有義之不可尤所當避釋義在處法亦在然亦有法不在處義在大抵義能兼法

忌日變服爲曾祖祖皆布冠而素帶麻衣爲曾祖祖之妣皆素冠布帶麻衣爲父布冠布帶麻衣麻履爲母素冠布帶麻衣麻履爲伯叔父皆素冠帶麻衣爲伯叔母麻衣素冠爲兄麻衣素帶爲弟姪易褐不肉爲庶母及嫂一不肉釋酌盡其情矣不但文

理窟祭祀第九

無後者必祭借如有伯祖至孫而絶則伯祖不得言無後蓋有子也至從父然後可以言無後也夫祭者必是

正統相承然後祭禮正有所統屬今旣宗法不立則無

緣得祭祀正故且須參酌古今順人情而為之今為士

者而其廟設三世几筵士當一廟而設三世似是只於

禰廟而設祖與曾祖位也有人又有伯祖與伯祖之子

者當如何為祭伯祖則自當與祖為列從父則自當與

父為列苟不如此使死者有知以人情言之必不安禮

於親疎遠近則禮自有煩簡或月祭之或享嘗乃止故

拜朔之禮施於三世伯祖之祭止可施於享嘗平日藏

其位版於櫝中至祭時則取而祫之其位則自如尊卑只欲尊祖豈有逆祀之禮若使伯祖設於他所似不得祫祭皆人情所不安便使庶人亦須祭及三代大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釋此言適士一廟而設三世几筵可知庶人大夫矣與程氏禮合

奠酒奠安置也若言奠摯奠枕是也謂注之於地非也祭列香茶非古也香必燔柴之意茶用生人意事之膟膋升首今已用之所以達臭也

古人因祭祀大事飲食禮樂以會賓客親族重專殺必因重事釋古事死即以合生

今人之祭但致其事生之禮陳其數而已其於鬼神之道則未也祭祀之禮所總者博其禮甚深今人所知者其數猶不足又安能達聖人致祭之義釋古人事鬼即事人

尸惟虞則男女皆有是初祔廟時也至於吉祭則唯見男尸而不見女尸則必女無尸也當初祔時則不可以無尸節服氏言郊祀而送尸車則祀天有尸也天地山

川之類非人鬼者恐皆難有尸節服氏言郊祀有亦不害后稷配天而有尸也詩序有言靈星之尸此説似不可取絲衣之詩正是旣祭之明日求神於門其始必有祭其實所以賓禮尸也天子旣以臣爲尸不可祭罷便使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也皆有漸言絲衣已是不着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也漸有從便之禮至於燕尸必極醉飽所謂不吳不敖胡考之休吳敖猶言娛樂也不娛樂何以成其休考釋尸未必盡然故不能久行

七廟之主聚於太祖者此蓋有意以其當有祧者且祧者當易檐故盡用出之因而祧之用意婉轉古者言遷主不見所以安置之所若祭器祭服則有焚埋之說木主不知置之何地又公出疆及大夫出聘皆載遷廟之主而行以此觀之則是主常存也然則當其祫時必皆取而合祭也庶人當祭五世以恐須當及也然其祫也止可謂之合食釋禮有隆殺世無遠近

凡人家正廳似所謂廟也猶天子之受正朔之殿人不

可常居以為祭祀吉凶冠昏之事於此行之廳後謂之寢又有適寢是下室所居之室也釋存廳事以為先人猶在堂上子可教孝思矣

八蜡先嗇一也始治稼穡者據易則神農是也司嗇是修此職者二也農三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坊六也水庸七也百種八也百種百穀之種舊說以昆蟲為八昆蟲是為害者不當祭此歲終大報也釋此解八蜡却是仁義

理家月令統第十

秦為月令必取先王之法以成文字未必實行之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民使民以時此皆法外之意秦苟有愛民為惠之心方能行徒法不能行須實有其心也有其心而無其法則是雖有仁心仁聞不行先王之道不能為政於天下釋月令使是義襲而取

古者諸侯之建繼世以立此象賢也雖有不賢者象之而天子使吏治其國彼不得暴其民故舜封象是不得已周禮建國大小必參相得蓋皆建大國其勢不能相

下皆小國則無紀以小事大莫不有法釋此因論統屬而及

井田而不封建猶能養而不能教封建而不井田猶能

教而不能養封建井田而不肉刑猶能教養而不能使

然此未可遽行之釋此有時義乎

理窟喪紀第十一

鄭氏之說恐非喪須三年而祔若卒哭而祔則三年都

無事禮卒哭猶存朝夕哭若無祭於殯宮則哭於何處

古者君薨三年喪畢吉禘然後祫其祫祧主藏於夾室

新主遂自殯宮入于廟國語言日祭月享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年之中不徹几筵故有日祭朝夕之饋猶定省之禮如其親之存也至於祔祭須是三年喪終乃可祔也釋三年於死生之心皆順且安

古人於忌日不為薦奠之禮特致哀示變而已古人亦不為影像繪畫不真世遠則棄不免於褻慢也故不如用主古人猶以主為藏之於櫝設之於位亦為褻慢故始無設為重鬲以為主道其形制甚陋止用葦筏為之

又設於中庭則是敬鬼神而遠之之義重主道也大夫得其重應當有主既埋重不可一日無主故設苴及其已作主即不用苴（釋重主苴一道也）

正叔嘗爲葬説有五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道路不置城郭不爲溝渠不爲貴家所奪不致耕犁所及（釋此葬法至要）

葬法有風水山崗此全無義理不足取南方用青囊猶或得之西方人用一行尤無義理南人試葬地將五色帛埋於地下經年而取觀之地美則采色不變地氣惡

則色變矣又以器貯水養小魚埋經年以死生卜地美惡取草木之榮枯亦可卜地之美惡釋地氣如此求亦是然即地氣亦有時變

韓退之以少孤養於嫂故為嫂服加等大抵族屬之喪不可有加若為嫂養便以有恩而加服則是待兄之恩至薄大抵無母不養於嫂更何處可養若為族屬之親有恩而加等則待已無恩者可不服乎哉昔有士人少養於嫂生事之如母死自處以齊衰或告之非先王之

禮聞而遂除之惟持心喪遂不復應舉人以為得禮釋此

孔子言子路喪姊之義然恩亦須兼論

聖人不制師之服師無定體如何是師見彼之善而已效之便是師也故有得其一言一義如朋友者有相親炙而如兄弟者有成就己身而恩如天地父母者豈可一槩服之故聖人不制其服心喪之可也孔子死弔服如麻亦是服也却不得謂無服也釋程子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

則師豈可無服

禮稱母爲長子斬三年此理未安父存子爲母期母如何却服斬此爲父只一子死則世絶莫大之戚故服斬不如此豈可服斬釋母爲子斬只是因情戚以立文

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又兩月爲禫共二十七月禮鑽燧改火天道一變其期已矣情不可以已於是再期再期又不可以已於是加之三月是二十七月也釋古二十五月二年加一月今二十七月二年加一時

大功已下算閏月期已上以朞斷不算閏月三年之喪

禫祥閏月亦筭之釋輕服筭閏月

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顔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釋此議與程子同

有適母在其所生母死禮雖服緦亦當心喪難以求仕釋今為所生母立三年喪於人子獨無慊

祭器祭服以其甞用於鬼神不敢䙝用故有埋焚之禮

至於衰絰冠屨不見所以毀之文惟杖則言棄諸隱者棄諸隱者不免有時而褻何不即焚埋之嘗謂喪服非為死者已所以致哀也不須道敬喪服也禮云齊衰不以邊坐大功不以服勤皆言主在哀也非是為敬喪服不邊坐專席而坐禮云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而坐有憂則意不安故側席而坐側席者坐不安也有喪者則專在於哀不為容也故專席而坐得席則坐更無所遜於前後是以無容也大功不以服勤不以服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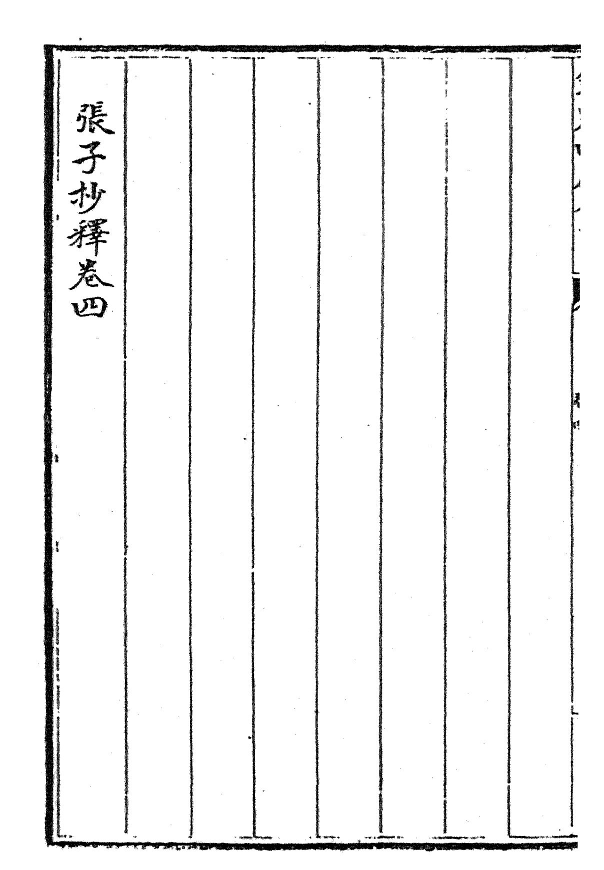
勞之事皆是不貳事之義也毀喪服者必於除日毀以散諸貧者或諸守墓者皆可也蓋古人不惡凶事而今人以為嫌留之家人情不悅不若散之焚埋之又似惡喪服釋喪服亦與杖同藏散皆可

練亦謂之功衰蓋練其功衰而衣之爾據曾子問三年之喪不弔又雜記三年之喪雖功衰不以弔又服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又雜記有父母之喪尚功衰此云尚功衰蓋未祥之前尚衣經練

之功衰耳知既練猶謂之功衰者以下文云則練冠三年之喪禮不當弔而雜記又云雖功衰不以弔兼服之服重者以易輕者舊注不可用此為三年之喪以上而言故作記者以斬齊及大功明之若斬衰既練齊衰既卒哭則首帶皆葛又有大功新喪之麻則與齊之首絰麻葛兩施之既不敢易斬葛之輕以斬葛大於大功之麻又不敢易齊首之重輕者方敢易去則重者固當存故麻葛之絰兩施於首若大功既葬則當服齊首之葛不服大功之葛所謂兼服

之服重者則變輕者正謂此爾若齊麻未葛則大功之麻亦止當免則経之而已如此喪變雖多一用此制前後禮文不相乖戾（釋喪漸遠則漸變大抵一三年之喪比終五服皆易禍也）練衣必煅煉大功之布以為衣故有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衰功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受蓋受始喪斬疏之衰而著之變服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亟忘於内也（此說昔嘗與學者言之今三年始祥二人同矣釋服變衰不變）

小祥乃練其功衰而衣之則練與功衰非二物也釋只是布稍細



張子抄釋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張子抄釋　卷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金應琦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季學錦

謄録監生臣鄭師

張子抄釋卷五

明 呂柟 撰

語錄第一

上智下愚不移充其德性則為上智安於見聞則為下愚不移者安於所執而不移也釋此不移雖是天定亦人自不肯移耳

子貢謂夫子所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旣云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為己任不以苟知

為得必以了悟為聞因有是說明賢愚之釋此係真知實見非耳聞也

舜好問仲尼每事問德同矣學亦同否釋惟學同則德同除好問再無學問矣

仲尼自志學至老德進何晚竊意仲尼自志學固已明道其立固已成性就上益進葢由天之不已為天已定而所以為天不窮如有成性則止則舜何必孜孜仲尼何必不知老之將至且歎其衰不復夢見周公由此觀

之學之進德可知矣釋只肯學不厭便是生知
聖之時當其可之謂時取時中也可以行可以止此出
處之時也至於言語動作皆有時也釋只時便與天地合德故云天有四時
舜三十而徵庸是有聞於一朝也成聖之速自古無如
舜也舜為仁之大端也釋舜生而從辛苦中過故安熟
學者至于與孟子之心同然後能盡其義而不疑釋孟子能盡心知性以故明
賢人為天下知聖人當受命雖不受知不受命然為聖

為賢乃吾性分當勉耳釋人止可盡其在我

賢者在堯舜之世亦有不得遇者亦有甚不幸者是亦有命也即智之於賢者不獲知也釋賢者遇不遇又關世運

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釋窮久自明

天地之道可以一言而盡也凡言道皆能盡天地但不得其理至如可欲皆可以至聖神但不嘗得聖神滋味

天地之道以術知者却是妄釋知已知天

大凡禮不可大段駭俗不知者以爲怪且難之甚者至于怒之疾之故禮亦當有漸於不可知者少行之已爲多矣但不出戶庭親行之可也毋强其人爲之已德性充實人自化矣正己而物正也釋此便是易簡之道

人之出處則出而足以利天下亦可出爲免死之仕亦可出

今人過憂盜賊禍難妄動避之多自致傷者又禍未必然而自禍者此惡溺而投河之類也釋禍豈可預避只可省己

訂頑之作只為學者而言是所以訂頑天地更分甚父母用欲學者心於天道若語道則不須如是言釋觀張子志只是喻人於道

人言不信怪須是於實事上不信又曉其理方是了當苟不然方才劫之以不測又畢竟信也釋只要人實見得

質疑非遁辭之比也遁辭者無情只是他自信元無所執守見人說有已即說無反入於太高見人說無已則說有反入於至下或太高或太下只在外面走元不曾

入中道此釋老之類故遁辭者本無情自信如此而已

若質疑者則有情實遂其罪也釋質疑謂身執言語

知之為用甚大若知則以下來都了只為知包著心性識知者一知心性之關轄然也今學者正惟知心性識不知如何安可言知知及仁守只是心到處便謂之知守者守其所知知有所極而人知則有限故所謂知及

只言心到處釋真知便能力行也

其比來所得義理儘彌久而不能變必是屢中於其間

只是昔日所難今日所易昔日見得心煩今日見得心約到近上更約必是精處尤更約也釋到約處便近易簡

孔子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此聖人取善顏子亦在此術中然猶着心以取益此聖人差別聖人則所見是益釋只如太虛何物不容

作者七人伏羲也神農也黃帝也堯也舜也禹也湯也所謂作者上世未有作而作之者也伏羲始服牛乘馬者也神農始教民稼穡者也黃帝始正名百物者也堯

始推位舜始封禪者也堯以德禹以功故別數之湯始革命者也若謂武王為作則作已是述湯之事也若以伊尹為作則當數周公恐不肯以人臣謂之作若孔子自數為作則自古以来實未有如孔子者然孔子已是言述而不作也釋此作者孔子蓋言已所述者也

學者當須立人之性仁者人也當辨其人之所謂人學者學所以為人釋此不可遠人為道之意

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為人之弊卒無所

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釋變化氣質便是攻其惡無攻人之惡

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釋稱淺處是舊見

多求新意以開昏蒙吾學不振非强有力者不能自奮

足下信篤持謹何患不至正惟求一作來自粹美得之最

近釋求粹美便是變化氣質

萬物皆有理若不知窮理如夢過一生釋氏便不窮理

皆以為見病所致莊生儘能明理及至窮極亦以為夢

故稱孔子與顏淵語曰吾與爾皆夢也蓋不如易之窮

理也釋理窮到如夢而醒

有志於學者都更不論氣之美惡如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釋志定則氣不亂志一則氣不衰

學須以三年為期孔子曰朞月可也三年有成大凡事如此亦是一時節朞月是一歲之事舉偏也至三年事大綱慣熟學者又須以自朝及晝至夜為三節積累功夫更有勤學則於時又以為限釋只是要自強不息

人與動植之類已是大分不齊於其類中又極有不齊

其嘗謂天下之物無兩箇有相似者雖一件物亦有陰陽左右譬之人一身中兩手為相似然而有左右一手之中五指而復有長短直至於毛髮之類亦無有一相似至如同父母之兄弟不惟其心之不相似以至聲音形狀亦莫有同者以此見直無一同者釋雖陰陽生人只添入五行使不能齊故星鼻皆幸而中

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如此不至者猶難罪性語氣可也同行報異猶難語命語遇可也氣與遇性與命切近矣

猶未易言也釋至性命處即至誠無息矣

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言美輕重不同近思作程語釋字本有淺深用

鄉原徇欲而畏人其心乃穿窬之心也苟徇欲而不畏人方明盜耳遁辭乃鄉原之辭也無執守故其辭妄釋鄉愿不顧自己所主只是要彌縫外邊

當自立說以明性不可以遺言附會解之若孟子言不

成章不違及所性四體不言而喻此非孔子曾言而孟子言之此是心解也釋言當自立說亦恐未安但心解後其言自別世學不明千五百年大丞相言之於書吾輩治之於己聖人之言庶可期乎顧所學訹之太迫則心勞而不虛質之太煩則泥文而滋獘此僕所以未置懷於學者也釋此正欲如杜預所言優柔厭飫之意詖淫邪遁之辭古語孰近詖辭苟難近於並耕為我淫辭放侈近於兼愛齊物邪辭離正近於隘與不恭遁辭

無守近於揣摩說難四者可以盡天下之狂言（釋四言似是而非故害道尤甚）

孟子之言性情皆一也亦觀其文勢如何情未必為惡哀樂喜怒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不中節則為惡（釋孟子數言性善）

釋氏之說所以陷者以其待天下萬物之性為一猶告子生之謂性今之言性者汗漫無所執守所以臨事不精學者先須立本（釋釋氏舍人事而言故卒歸于無用）

陰陽者天之氣也（亦可謂道）剛柔緩速人之氣也（亦可謂性）生成覆幬天之道也（亦可謂理）仁義禮智人之道也（亦可謂性）損益盈虛天之理也（亦可謂道）壽夭貧賤人之理也（亦可謂命）天授於人則為命（亦可謂性）人受於天則為性（亦可謂命）形得之備（不必盡然）氣得之偏（不必盡然）道得之同理得之異（亦可互見）此非學造至約不能區別故互相發明貴不碌碌也（釋其究只一理其生只一心）

大率玩心未發可求之平易勿迂也若始求太深恐自茲愈遠（釋平易只是在人事上求）

子夏未盡反身處可更求之（題不動心章）告子所止到已言所不及處孟子所止到已所難名處然則告子所見所言與孟子所守所見可知矣（同上）

不知命則大無信故命立而後心誠（題盡心章）

誠則實也太虛者天之實也萬物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釋虛者無欲也故能實）

虛者仁之原忠恕者與仁俱生禮義者仁之用

敦厚虛靜仁之本敬和接物仁之用

太虛者自然之道行之要在思故曰思誠

虛心然後能盡心

虛則生仁仁在理以成之釋虛生仁可詳玩

虛心則無外以為累

人生固有天道人事當行不行則無誠不誠則無物故須行實事惟聖人踐形為實之至得人之形可離非道也釋踐形便是實事

與天同原謂之虛須得事實故謂之實此叩其兩端而

竭焉更無去處釋此便是形而上下

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爲實人須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虛之至故擇善自精心之不能虛者有物榛礙金鐵有時而腐山嶽有時而摧凡有形之物即易壞惟太虛無動揺故爲至實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釋以至虛爲至實要思得之觀太虛生物無測萬古不壞

靜者善之本虛者靜之本猶對動虛則至一

氣之蒼蒼目之所止也日月星辰象之著也當以心求

天之虚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赤子之心今可知也以其虚也（釋只無欲便虚）

天地以虚為德至善者虚也虚者天地之祖天地從虚中来（釋天地是虚若從中来天地又一物也）

中宫土寄王之説於理非也大率五行之氣分王四時土固多於四者然其運行之氣則均施錯見金木水火皆分主四時獨不見土之所主是以有寄王之説然於中乃在季夏之末者且以易言之八卦之作坤在西南

西南致養之地在離兑之閒離兑即金火也是以在季夏之末釋言五行均旋錯見於四時甚當故歷每季旺其曰季夏之末者又以四時中言也

五緯五行之精氣也所以知者以天之星辰獨此五星動以色言之又有驗以心取之亦有此理釋五行在地與五緯在天同運要識五臟五性五情五事亦是此

禮文參校是非去取不待已自了當蓋禮者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

䦕須是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理者即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今學者所以宜先觀禮者類聚一處他日得理以意參校釋此亦約禮之意能知約後則禮無不可定也

知之於賢者知人之謂知賢者當能知人有於此而不受知於賢者知不施於賢者也晏嬰之賢亦不知仲尼於仲尼猶吹毛直欲陷害孔子如歸女樂之事釋此猶是晏嬰爲齊之私心若孔子并其善更亦取之矣

時中之義甚大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何以有亨以九二之亨行蒙者之時中此所以蒙得亨也蒙無遽亨之理以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蒙卦之義正者全在九二彖之所論皆二之義教者但只看蒙者時之所及則導之是以亨行時中也此時也正所謂如時雨化之若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教者之過也當時而引之使不失其正此教者之功也蒙以養正聖功也是養其蒙以正聖人之功也

釋於蒙時養正便是機法失此難

孟子言水之有本無本者以況學者有所止也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此是有本也思天下之善無不自此始然後定止於此發源立本樂正子有本者也日月而至焉是亦有本者也聲聞過情是無本而有聲聞者也向後僞迹俱辨則都無也釋只其人可欲便是有本以後聖神皆可至也其比年所思慮事漸不可易動歲年間只得變得些文字亦未可謂辭有巧拙其實是有過若是達者其言自然別寬而約沒病痛者不是到了是不知知一物則說

得仔細必實聖人之道以言者尚其辭辭不容易只為到其間知得詳然後言得不錯譬之到長安極有知長安仔細者然某近來思慮義理大率億度屢中可用既是億度屢中可用則以大受某唱此絶學亦輒欲成一次第但患學者寡故少貪於學者今之學者大率為應舉壞之入仕則事官業無暇及此由此觀之則呂范過人遠矣呂與叔資美但向學差緩惜乎求思也褊求思雖似褊隘然褊不害於明褊是氣也明者所學也明何

以謂之學明者言所見也大凡寬褊者是所禀之氣也氣者自萬物散殊時各有所得之氣習者自胎胞中以至於嬰孩時皆是習也及其長而既有所立自所學者方謂之學性則分明在外故曰氣其一物爾氣者在性習之間性猶有氣之惡者為病氣又有習以害之此所以要鞭辟至於齊強學以勝其氣習其間則更有緩急精粗則是人之性雖同氣則有異天下無兩物一般是以不同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性則寬褊昏明名

不得是性莫不同也至于習之異斯遠矣雖則氣之稟褊者未至於成性時則暫或有暴發然而所學則却是正當其知此（其一作不）則漸寬容苟志于學則可以勝其氣與習此所以褊不害於明也須知自誠明與明誠者有異自誠明者先盡性以至於窮理也謂先自其性理會來以至行理自明誠者先窮理以至於盡性也謂先從學問理以推達於天性也某自是以仲尼為學而知者某今亦竊希於明誠所以勉勉安於不退孔子稱顏淵

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茍惟未止則可以竊冀一誠就自明誠者須是要窮理窮即是學也所觀所求皆學也長而學固所謂之學其幼時豈可不謂之學直自在胞胎保母之教已雖不知謂之學然人作之而已變以化於其教則豈不謂之學學與教皆學也惟其受教即是學也只是長而學庸有不待教習便謂之學只習有善惡（只一作但）某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為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

纏繞即上去上去即是理明矣又何求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所謂長而學謂之學者謂有所立自能知向學如孔子十五而志於學是學也如謂有所成立則十五以前庸有不志於學時一本云如孔子五十而學是學也如謂有所成立則五十以前庸有不志於學若夫今學者所欲富貴聲譽博聞繼承是志也其只為少小時不學至今日勉强有太甚則反害欲速不達亦須待歲月至始得釋此子厚求進於純亦不已之地蓋自受亂受習之時而欲變化之也

湯征未至而徯者非史氏之溢辭是實然今郡縣素困弊政亦望一良吏莫非至誠平居亦不至甚有事當其時則顧望其上之來是其心若解倒懸也天下之望湯是實如父母願耕願出莫非實如此至朋來而樂方謂道義進是實可樂也釋氏思自遂其欲豈不然湯未至武成取二三策言有取則是有不取也孟子真知武王故不信漂杵之說知德斯知言故言使不動釋血流漂杵當謂紂衆倒戈自殺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釋此解卻從太深

顔子知當至而至焉故見其進也不極善則不處焉故未見其止也知必至者知志於道致廣大極高明此則儘遠大所處則直是精約顔子方止求而未得故未見其止也極善者須以中道方謂極善故大中謂之皇極蓋過則便非善不及亦非善此極善是顔子所求也所以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高遠處又要求精約處又

要至顏子之分必是入神處又未能精義處又未至然顏子雅意則直要做聖人學者須是學顏子發意便要至聖人猶不得況便自謂不能雅意則然非宜見於議論（釋高遠精約非兩事）

性美而不好學者無之好學而性不美者有之蓋向善急便是性美也性不美則學得亦轉了故孔子要好仁而惡不仁者只好仁則忽小者只惡不仁則免過而已故好惡兩端並進好仁則難遽見功惡不仁則有近效

日見功若顏子是好仁而惡不仁者也云未見者或此道在顏子後言見善如不及此好仁者也見不善如探湯此惡不仁者也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同此義

釋好惡不可偏廢好仁而不惡不仁好之必不篤惡不仁而不好仁惡之必不切

盡得天下之物方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可言知未知者方且言識之而已既知之又行之惟難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却要強恕而行求仁為近禮自外作

故又與孟子義內之說如相違孟子方辨道故言自得深造作記者必不知內且據掠淺知釋禮自外作對樂而言各有所指到樂處便是自得更奚言內外

知之於賢者彼此均賢也我不知彼是我所患彼不知我是命也均聖人也舜禹即不受命受祿舜禹亦無患焉釋言不爲人知而無祿命之受舜禹亦無患

顏子樂正子皆到可欲之地但一人向學緊一人向學慢釋緊則幾於化慢則美亦未能

言盡物者據其大總也今言盡物者未說到窮理但恐
以聞見為心則不足以盡心人本無心因物為心若只
以聞見為心但恐小却心今盈天地之間者皆物也如
只據已之聞見所接幾何安能盡天下之物所以欲其
盡心也窮理則細微甚有分別至如作樂其始亦但知
其大總更去其間比較方盡其細理若便謂推類以窮
理為盡物則是亦但據聞見上推類却見聞見安能盡
物今所言盡物蓋欲其盡心耳釋盡心且知天況物乎

坎惟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即下無復凝滯險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釋心亨惟有孚耳故曰水有信

人所以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然為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為於義未必中然

非有志槩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為不為釋只是要人知止見得箇是便坦然無疑也

始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忠威伏而忽於志不妄逞照察少年不至則失其幾也釋裕縱能照察亦是第二着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已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數已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

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為憂則不敢惰四益也釋張子從淺處說耳若得成己成物更進益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謬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才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曰勉率而為之則

豈有由誠哉 釋此孔子可以語上下之意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携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 釋賢聖愚不肖根於此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釋纔欲格人心己心己至誠明

張子抄釋卷五

張子抄釋卷六

明 呂柟 撰

答范巽之書第一

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說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喻亦不待語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為異端所刦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

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朞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撓智爲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矣釋學只在知止則有定不惑

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爲而强施之於天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

內皆為己之于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之少恩必不為五伯之假名與之為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塗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釋此猶是西銘之旨故孔門專論仁

慶州大順城記第二

慶歷二年某月日經畧元帥范公仲淹鎮役總若干建城於柔遠寨東北四十里故大順川越某月日城成示

人張載謹次其事爲之文以記其功詞曰兵久不用文張武縱天警我宋羌蠢而動恃地之彊謂兵之衆傲侮中原如撫而弄天子曰嘻是不可捨養姦縱殘何以令下講謨于朝講士于野鋸刑斧誅選付能者皇皇范侯開府于慶北方之師坐立以聽公曰彼羌地武兵勁我士未練宜勿與競當避其彊徐以計勝吾視塞口有田其中賊騎未迹卯横午縱余欲連壁以禦其衝保兵儲糧以俟其窮將吏掾曹軍師卒走交口同辭樂贊公命

月良日吉將奮其旅出卒于營出器于府出幣于帑出糧于庾公曰戒哉無敗我舉汝礪汝戈汝鋈汝斧汝干汝誅汝勤汝與旣戒旣言遂及城所索木箕土編繩奮杵羌兵之來百千其至自朝及辰衆積我倍公曰無譁是亦何害彼姦我乘及我未備勢雖不敵吾有以恃爰募彊弩其衆纍百依城而陣以堅以格戒曰謹之無鬬以力去則勿追往終我從賊之逼城傷死無數謨不我加因潰而去公曰可矣我功汝全無怠無遽城之惟堅

勞不累日汔俾以完深矣如泉高焉如山百萬雄師莫可以前公曰濟矣吾議其旋擇士以守擇民而還書勞賞才以飫以筵圖到而止薦聞于天天子曰嗟我嘉汝賢錫號大順因名其川于金于湯保之萬年釋頌功而寓有警規之義不阿之言也

女戒第三

婦道之常順惟厥正婦止柔順是曰天明天之顯道是其帝命命女使順嘉爾婉婉克安爾親往之爾家呂氏汝家克施克勤能行孝順

能勖爾順惟何無違夫子夫子婿也無然臯臯臯臯難與言也無然訿訿訿訿難與事也彼是而違爾焉作非違是則非彼舊而革爾焉作儀改舊乃汝安正制度惟非惟儀女生則戒在毛詩斯干篇王姬肅雍酒食是議周王之女亦然貽爾五物以銘爾心錫爾佩巾墨予誨言飼爾提匜謹爾賓薦賓客祭禮玉爾奩具素爾藻絢藻絢妝飾不可太華枕爾文竹席爾吳莞衾爾書訓因枕文思訓思爾退安安爾退居之席彼實有室男當有室爾勿從室不得從而有其室也遜爾提提遜謹退也提提安也爾生引逸引長也逸樂也釋專明貞順之義

賀蔡密學第四

兹審顯被眷圖擢陞要近寵輝之渙雖儒者至榮付任所期蓋朝廷有待藹傳中外孰不欣愉竊以篤實輝光日新而不可掩者德之修禍福吉凶人力所不能移者命之正今天下謀明守固功累治勤浮議不能拒强力不能破未有若明公之盛也上知之民信之所不知獨未施於廟堂之上耳頃慶卒內鬨惶駭全陝府郡晝閉莫知所為士民失措室家相弔繼聞為渭師所敗潰遁

而東其氣沮摧十亡八九雖非盛舉然應機敏捷使大患遽銷明識之士知有望焉今戎毒日深而邊兵日弛後患可懼而國力旣殫將臣之重豈特司命士卒惟是三秦生齒存亡舒慘之本莫不繫之旌旆在秦正猶長城巨防利兵堅甲韋少遲未名乃西陲不貲之福載援迹山荒所有特一家之衆擔石之儲方且仰依兵庇有恃而生誠願明公置懷安危推夙昔自信之心宜升不息以攘凶保民為己任蓋知浮議强力不足以勝人心

奪天命則合識之徒不勝至幸引跂門仞無任歡欣祈俟之極釋頌啓而全論安危之機及士卒之要用其言足保天下

策問第五

問三代道失而民散民散浸淫而盜不勝誅矣魯之衰也季康子患盜孔子謂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夫制産厚生昭節儉賤貨財使人安其分宜若可為也今欲使舉世之民厚賞焉不竊如夫子之言其亦有道乎釋惟在上者不欲難此便是養天下民法

問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為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嗣述世風而近世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聲病售有司為不得已為貧之仕誠何心哉蓋孤秦以戰力竊攘滅學法壞田制使儒者風義寖弊不傳而士流困窮有至糟粰不厭自非學至於不動心之固不惑之明莫不降志辱身起皇皇而為利矣求口實而朶其頤為身謀而屈其道習久風靡固不知求仕非義而反

羞循理爲不能不知儉嗇爲勞而反以虚名爲善繼今欲舉三王教胄之法使英才知勸而志行修阜四方養士之財使寒暖有歸而衣食足取充之計講擢之方近於古而適於今必有中制衆君子彊學待問固將裨益盛明助朝廷政治著于篇觀厥謀之得失釋義利明便是教天下真法

邊議第六

城中之民既得以依城自郊外百姓朝廷不豫爲慮非

潰亡失生則殺戮就死縱或免焉則其老幼孳畜屋廬積聚莫不為之驅除蕩焚於死亡均矣欲為之計莫如選吏行邊為講族閭鄰里之法問其所謀諭之休戚使之樂羣以相聚協力以相資聽其依山林據險阻自為免患之計官不拘制一從其宜則積聚幼老得以先自為謀而處之有素寇雖深入野無所資而民免誅掠此為計之當先者也右清野　釋不惟寇無所侵亦且民無所患

師為敵致則喪陷之患多城不自完則應援之兵急凡

今近城邊邑尤當募善守之人計定兵力庶使勢可必全不假外救足以枝梧踰月應援之師不爲倉皇牽制則守必力而師不勞此禦患之尤急者也然所謂善守者要以省兵爲能假設一城之小千夫可完不才者十倍之而未必固善守者加損之而尚可全則守城乘障之人必也力與之計而省吾兵厚賞其功而示之信右圖守

釋信賞便是善守之法豈須多兵

戍而費財豈善戍之計欲不費必也計民以守不足然

後益之以兵如是則為守之力在民居多而用兵無幾守既在民則令日守兵凡城有餘皆得以移用他所或乘間可戰以自解其圍矣竊計關內守餘之兵無慮十萬四帥之城各餘萬人為備閒其多少之差此其大畧也則舉中大數有移使之卒常不減六七萬人義勇既練則六七萬人從而省去亦攻守為有餘矣兵省費輕就使戎壘對峙用日雖多而吾計常足顧朝廷未嘗資守於民以兵多為患耳种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射中則釋之僧道

飲酒犯禁能射則縱之百姓繫者以能射則必免租税逋負以能射必寬當是時環之内外莫不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用一卒而守以此觀之省戍豈甚難之計哉

右省戍　釋省戍而義勇未練速禍尤甚故法在教養後兼用

計民以守必先相視城池大小夫家衆寡為力難易為地緩急周圍步尺莫不盡知然後括以保法萃以什伯形以圖繪籍以文籍使其居處正其分位平時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授甲付兵人各謹

備老幼供餉婦女守室如是則民心素安伎藝素講寇不能恐吏不能侵無倉卒之變無顛亂之憂民力不足然後濟之以兵此三代法制雖萬世可行不止利今日之民　右因民　釋立保法因民則民有觀感族黨自相救助矣

城池之實欲其牢不可破甲盾之實欲其堅不可攻營陣之實欲其勢不可搖士卒之實欲其人致死力講訓之實欲其伎無不精兵矢之實欲其中無不彀令衆物備具而事不可期蓋實未始講而講不致實今朝廷未

假塞外之功徒欲自固然尚且憂形廟堂而民不安土則講實之説豈容一日而緩盖億萬矢之利其致利也必自一矢而積億萬人之能其盡能也必自一人而求千里之防必由一鍤而致堅江河之廣必由一勺而浸至今欲物一作均求其實而潤步高視謂小事無一有傷字一作小無事而忽之悠卒不見其成也本朝之論雖必以大計為言至於講治之精亦不可不思慮而至思可至而力不容緩則授補之方當知未易輕議趨今之急急在治兵

矣衆闘射种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能射則釋之胥徒請告能射則給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置之百姓輕繫者能射則縱之租税逋負者能射則緩之當是時環之士民人人樂射一州之地可不煩一卒而守然則得一臣如种世衡則朝廷不問其細而一城守矣宜推世衡之術於四方右請寬釋不止治兵在講寬凡政皆然有寬不患無效

擇帥之重非議者得言本朝以武臣典强藩輕戰忘患故選用文臣節制為討得矣然冦讐入境則舉數萬之

中付一武人驅之於必戰之地前後取敗非一二而已然則副總管之任繫安危勝負之速甚於元帥而大率以資任官秩次遷而得竊為朝廷危之右擇帥釋此不欲以資任次選為帥必當妙選其材

帥得其人則守邊之守聽帥擇為宜帥不可知則守之廢置一從內也不為過失御大體極邊之郡攻守兼固須精選其才方稱其任其次邊次腹心州軍利於滋穀令教民戰為持久取勝之策為守必擇愛民謹事精審

之人愛民則雖並使之而不匱精審謹事則大小必舉
事無不舉則雖深入不能乘間於腹心民不匱則戰精
而食足右擇守 釋謹事 愛民守道備矣
養兵之貴在天下十居七八今邊患作矣將謹防於外
修實於内為持久之計而不愛用吾財則患日增而力
日不足豈善為計議者哉今關内諸城誠能因民固守
以省戍教義勇知一作習戰以省兵則每歲省費不啻二
百餘萬不踰數年粟實財豐而不可勝用矣不如是恐

財匱力殫彼乘吾敝將無從而制也右足用釋足用不外以上省戍擇帥等事

警敗者以中國取敗羌戎古今相繼而莫知所以致敗之端此言敗一作警之由一作欲既知此弊則免為所敗故曰警敗其不以制勝為言者以羌戎用兵習知此利今吾亦得之適與之勢均法同故止可以免為所敗而已制勝之法當他圖矣凡用兵於山必能制人於原用兵於水一作原必能制人於川險高下逆順之利餘利皆得

以一作以事繼此而言矣屋瓦將墜人居其下則不安巖壁有鑄人過其下則必走女子乘城勇夫不敢出其前魁讐據勝地苟不計利而後進苟一作則　後一作妄暗於戰而必敗也不疑闇或獲全者非將之才智殊絕不倖則天耳大凡居高瞰下無可遁之情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授甲付兵云云右讐敗　釋讐敗只是備之於豫而動之以時與因民似

與蔡帥邊事畫一第七

近日傳聞諒祚身死已有朝旨令援引告哀人使過界足見朝廷含容之意務在息民隨物應機達於事變雖元凶巨惡尚不欲乘其憂患別議討除使四夷知中國為（一無為乎）仁義為計甚善然諒祚猖狂罪在不赦邊陲舋隙已動干戈君臣之義既虧約束之令不守今其嗣子始立遣介告哀事同初附理必精思若不以丁寧指揮提耳告諭的確事節當面叙陳將恐羽翼既成却論舊怨志懷稍適輒踵前非謀之不臧亂靡有定其今有人

使到闕朝廷合降指揮畫一事件伏望少賜裁擇具如後當西一作當回

一乞降朝旨令館伴臣僚分明說與西界人使自种諤等及沿邊得力使臣所以建議開納横山人戸為見汝主諒祚招納過沿邊逃亡罪人景珣之徒信其狂謀公然任用僭擬官名制度及諸般妄動不臣之狀一一指實事言與自來内外臣僚多議興兵問罪朝廷不欲煩民致使沿邊忠臣義士不勝憤怒遂有今日專輒之舉

一乞降朝旨說與西人言种諤等所以專擅修築綏州安存嵬名山等投來人口爲見汝主有從來招收下本朝逃亡軍人百姓作樂官工匠及僭創作簇馬御龍直名目諸般占使是致邊臣久一作不憤

一乞降朝旨令說與西人令先縛送取景珣并其家屬及前後諒祚所存泊逃走軍人百姓盡還漢界朝廷當與汝國別定兩界約束事件各常遵守

一乞降朝旨說與西人汝主諒祚違拒朝命不納詔使

前後逆節不一今來朝廷以汝主諒祚既死不欲乘汝國凶喪饑旱便謀剪戮愛惜兩地百姓須仰汝主將取知悔改過結罪文字進來朝廷更待觀汝主誠意禮節如何别有指揮

一乞說與西界人使言為諒祚猖狂及今來汝主幼小竊慮主張本國事體不定常萌僣逆今來欲將本國歲賜分減一半與汝國近上主兵用事臣僚十數人正令受朝廷官祿主持國事安存汝幼主不令妄動及為朝

廷保守封疆不擾百姓令本國君臣具利害文字進來一乞將上件五事揀擇中外有心智詞筆臣僚令作詔書付夏國新主以覘其謀以奪其心以正其初使知過惡在彼不敢妄動及宣示陝西一路及沿邊蕃漢軍民令自今後更不得亂出一人一騎妄生事節聽候夏國新主奏報如何別聽處分擇為治貴止惡於未萌況西夷久蓄之惡乎此因幾處事仁義並行利害由明用之可免後患

涇原路經畧司論邊事狀第八

當司據今月二十一日西路先鋒巡檢王寧狀探報候得西界已議遣人詣保安軍進奉及界首斬戮誘殺楊知軍賊人納誓表請和覩西賊意度委實是爲國内饑凶厭苦兵革思欲却通舊好苟假安息故凡百婉順一如朝旨有以見朝廷德澤之盛威畧之遠上干天心下副人望其備職邊帥不勝慶幸然其竊以安危之幾必通其變誓約之信在正其初今日諒祚已亡其子方立遣使告哀納欵詞禮恭順義同初附事必正名若不得丁

寧指揮提耳告諭的當事節當面指陳乖其求也要之以誓書及其衷也啗之以厚利將恐志懷稍適卻踵前非羽翼既成輒修舊怨其今有時幾所見條列如右

一訪聞傳西界有意縛送景珣并母妻卻出(一作至)漢界交付此雖未知虛的然聞景珣於諒祚在日特見信任以是西界內外臣僚莫不側目憎惡視如寇讎今諒祚已死其國中主議之人卻欲送還未足深怪然處西人既還景珣之後必卻有繫送嵬名山之請竊恐朝廷未

能決從轉滋嫌隙況景珣才識鄙下無足觀取留之賊
中決不能為邊陲大患伏乞朝廷示之以優游閒暇特
賜詔書襃嘉夏國臣主奉詔官守誓約之心及引用登
極赦恩免景珣一家死刑更不令送歸漢界置之度外
聽其用捨以示朝廷涵濡之廣赦令之信仍仰就問景
珣更有無親屬兄弟尚在中國悉令遣送與之以愧快
其心亦屏之遠方終身不齒之義使四夷知朝廷天包
海蓄之度無以窺測且免日後有難從之請委得允當

一勘會陝西一路財入之饒商市之富自來亦賴戎夷博易之便自興兵以來鹽幣虧損議者皆知由邊市不通商旅不行所致從來西人只知本國利中原物貨願欲稍通博買但苦朝廷未嘗許與故已各定 一作安 分不敢妄有求請治平元年中施昌言在本路嘗因誘引過景珣公事斷絕私下博買西界點集壓境欲謀犇衝令德順運通判劉忱靜邊寨監押党武與之說話開示意度却許令民間暗行些小博易西人樂聞此言即時唱

啫遣罷兵衆此足見西界願欲通行博買之意然不知此事若行尤繫朝廷大利今來西人若再議通和竊恐主計臣僚為見即目課利頻虧遽陳此說不務艱難其事因以成功為拓土息兵豐財制敵之計伏望朝廷愛惜此事重惜之無為輕發必候擘畫得長久大計十分詳慎西人凡百聽命然後與之商量

一竊見古渭州一帶生熟蕃户據地數百里兵數十萬土壤肥沃本漢唐名郡自來以頭項不一無所統屬厭

苦西賊侵陵樂閙内附但以朝廷避引葱未甚開納今為西賊貪噬歲被驅劫往往不戰就降甘為臣制然西賊所以不能舉兵跨有者良由道路差遠恐延慶涇原之乘其虚也鋭意攻侵而不能捨者貪其富利其弱且欲漸有之道右臂以為秦蜀之患也今朝廷每欲修一城築一堡未嘗不點兵侵占以誅討順蕃熟戶為名只縁分未定而貪未息也朝廷誠能先使敏幹才辨之人誘得一方人心盡皆歸順擇一能臣賢將使之都護一隅開府塞外横絶

古渭西南一帶分疆塹山盡為漢界使人一面曉諭夏國應係今日以前順漢蕃戶不能妄有侵害則許令延慶涇原三路議定権場通市之法著於誓書垂為永久某以為平夏之人必將捨遠取未成之謀就近便樂趨之利欣然聽命而邊患消矣縱彼不能盡從所議然秦鳳事宜兵備亦可十去六七至若經界之規畫行移之辭令則在巧者為之此不容悉也釋鼓景珣不問重博易置都護熟苗西夏當不令而服惜也未用

經畧司畫一第九

今據隋路關報及諸處城寨探到西界見有黃河裏外點集人馬深慮乘此秋熟妄行寇抄及蹂踐緣邊苗稼未見得本路州軍至時如何禦捍邀殺須當預行指揮密問逐處畫一合行事件如後

一要見本州從將來果若西賊大段入寇本州除堅壁清野不失防守外更有如何畫策可以立功取勝

一要見本州從來准擬下是何將校緩急賊至令帶領

甚色額甲兵多少人數更令與甚人同心共力會合出入不至落賊姦便

一要見本州如是賊衆深入有幾處可以伏截邀擊山川道路及除見戰城壁外更有幾處須索戰守要害地方

一要見本州自來有幾人官員將佐有心力膽量遂人宜合將領蕃兵或弓箭手或馬軍步人及約量逐人才力可以將領得多少人數

一要見本州得力官員將校從来如何訓練得手下人馬武藝精强及各人手下的實揀練得多少来堪戰人數有無籍記定姓名及逐人所長事藝

一要見本州官員將校一本有幾人二字或遇事宜出入各願在甚人名下及與甚人從来熟分至時可與同謀共力相助立功

一要見本州據所有兵馬相度將校材力各人勝銷人數合作幾頭項使喚

一要見本州如是西賊入寇隣路或隣州至時有甚人可令將兵策應及銷多少人馬可以必然立功仍令各自供析斟量已力可將人數不得妄有張皇務令當司可以應副其間若係素有材量之人必是擘畫布置便見方畧如何

一本州一州利害盡委自知州通判及主將官員通同商量揀擇聚議所長預先準擬下逐節合行應敵事件各擇有心力官員一二人（一本中更知州及各有心力官員三人）尋委恭

詳可否容切實封供申不得看狥人情務要公當不悞

臨時邊事

一本州舉内如有素負膽勇才武有心計敢戰不係正兵諸色人委本州勸誘招募令各自推擇首領預先赴官投狀情願團結面分相得材勇之人令各自團結隊遞相委保自備弓馬衣糧候西賊果是入寇先經逐近官司驗呈過處領人數任便各取勝地邀殺立功如委有顯效别無諸般情弊當議比附正兵功勞倍加酬賞

仍更量其功大小特與敢奏不須廣求人數及夾帶徼倖無用之人在內準備當司句抽試驗

一本州知州將校如有急速合行事件委是難以文字陳述須索親到本司商量便仰權交割職事與以次官員徑馬赴當司取稟

一本州不拘僧道舉人公人百姓弓箭手如有拽硬及八九斗以上一本有射親二字有膽氣可使之人並仰名來試驗如委是上等事藝當議句赴當司特與相度安排或

納與請受令各自團結取情願處使用

一本州諸軍下如有似此上項弓箭事藝並仰籍記姓名供申當司準備緩急勾來試驗釋經畧畫一皆時務之急不止宋室可行

雜詩第十

鞠歌胡然兮邈余樂之不猶宵耿耿其尚寐兮日孜孜焉繼予乎厥修幷行惻兮王攷曰曷賈不售兮阻德音其幽幽述空文以繼志兮庶感通乎來古搴昔爲之純美兮又申申其以告鼓弗躍兮麾弗前千五百年寥哉

寂焉謂天實爲兮則吾豈敢惟審己兮乾乾鞠歌行 釋鞠歌用駭非伍原所能及其符蘭絕山之志乎

君子防未然見幾天地先開物象未形弭災憂患前公旦立無方不恤流言喧將聖見亂人天厭懲孤偏竊攘豈予思爪牵安足論君子行 釋君子行借題以發志其所存者遠矣

秦弊于今未息肩高蕭從此法相沿生無定業田疆壞赤子存亡任自然

道大寧容小不同顒愚何敢與機通井疆師律三王事

請議成功器業中

閶闔天機未始休衿衣胝足兩何求巍巍只為蒼生事

被美何嘗與九州

出典歸同禹與顔未分黄閣與青山事機爽忽秋毫上

聊驗天心語默閒以上送蘇修撰北闕四首

九天宫殿鬱岧嶤碧瓦參差逼絳霄葵藿野心雖萬里

不無忠戀向清朝别館中諸公

聖心難用淺心求聖學須專禮法修千五百年無孔子

盡因通變老優游
聖心

老大心思久退消倒巾終日面岩堯六年無限詩書樂
一種難忘是本朝
老大

有喪不免道終非少為親嫌老為衰舉世只知隆考妣
切思不見我心悲
有喪

土牀煙足紬衾暖瓦釜泉乾豆粥新萬事不思溫飽外
漫然清世一閒人
土牀

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隨願學新心養新德

旋隨新葉起新知芭蕉

貝母階前蔓百尋雙桐盤遶葉森森剛强顧我蹉跎甚時欲低柔警寸心貝母

置心平易始通詩逆志從容自解頤文害可嗟高叟固十年聊用勉經師題解詩後　釋諸絕句義皆在題外而王道聖學皆可詠而求也

呂與叔撰行狀第十一

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

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然兹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災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先生為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每以

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民間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

與學淳如也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已以感人人未之

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釋伊川嘗言表叔與其兄弟學問相同處則有之若言聞道於其兄弟則未此可以補行狀之未備

張子抄釋卷六